

責任編輯: 張旭堯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記得一個故事，一個女人懷著遺腹子，醫生驗出胎兒肢體不全，嚴重弱智，家裏一起商量是否留住這胎。其中一位輩分最老的叔父高聲說：「這是家族的血裔，怎樣也要留住！」其餘家人也唯唯附和，女人只得生下殘障兒，便再沒有出過門，留下女人大半生孤獨而痛苦地守著他們的嚴重殘障的血裔，這個血裔也從來沒有被這家族長輩好好愛護過，當然他也不能為這家族做甚麼，但這句話卻毀了女人的一生。

殺人於無形

這故事就世界很多人喜歡批評，給意見，愛出主意，主觀認定後，一切便成了金科玉律，為了發揮無限的權力慾，便一意孤行，不達目的不罷休。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，被犧牲掉的珍貴生命或眾人的幸福，只是為滿足個人的無知或野心，實在不值得。我們常見議事廳的政客，口沫橫飛地罵人，為求出位，為求達至自己的政治目的，為爭取更多的支持，有些人不擇手段，抹黑、詆毀、譁眾取寵，無所不用其極地痛罵，羞辱不同政見的人，顯盡人生的醜態。而他們大聲聲講出來的理論，就是真理嗎？美化的歪理就不是歪理嗎？一旦好的議案被推翻，受害者成了受害者，受保護的人受到傷害，他們都理會嗎？他們只會沉醉在自己罵回來的勝利之中，然後對他們上權的人置諸不理。這等自私的政客，較諸猛虎，更危害社會。

還有那些在網上肆無忌憚地罵人的人，不理是非黑白，不探事實真相，人云亦云，因為別人不知道自己是誰，抨擊毋須負責任，便有恃無恐地罵人，表達似是而非的意見，形成群眾壓力，這也是無形的殺手。不負責任的評論，實在好恐怖，殺人於無形。在你來批評時，請三思，請將心比心多思考。

盡忠報國

琴台琴 潘國森

中學時代一位數學老師的幾句閒話，原來對我影響如此深遠。那時候頭頂有同學問考試測驗包括哪幾課書，以便收管溫習課本的範圍。這在其他學科可能合理，但在數學科卻說不通。例如如加減乘除這四則運算，由中學到大學程度十之八九的數學題都派得上用場。因此，老師總是說由幼稚園學到考試測驗前最後一課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明白老師不肯講，過了許多年之後，我腦裡忽然靈光一閃，老師說得對，無論甚麼考試測驗，以至日常生活面對的所有難題，我們都應該將自少所學的一切本事拿出來，學校學的，書本上見過的，以至從生活經驗總結出來的。老師還有一句名言，每逢有同學講了些不實的事，老師總是帶笑的說：「你不要散播謠言！」原來近四分一世紀以來，我筆下評人論事，經常就是批評人家在「散播謠言」，為此還結下不少怨尤。

「鐵嘴」一詞咬定某家的主婦一定不識字。而且做學問跟新聞報道相似，講甚麼故事都要盡量

跳出框框 蒙妮卡

曾經看過莫言的《檀香刑》，嫌它囉嗦，未看完就放棄了。如今莫言奪得諾貝爾文學獎，身邊的「讀書人」都在議論他，自己孤獨寡聞，搭不上嘴。有點「趁熱鬧」心態，日前專程去市區的中文書店尋找莫言著作，失望而歸。

中文書店

這家倫敦唯一的中文書店搬離唐人街了。它位於眾多中餐廳、酒館和賭場中間，格格不入。十多年前經常在書店打釘，與鄧老鬧熱。我建議鄧老關書店經營方式，例如，搬走書架上堆積如山的《毛澤東選集》，增添大陸或香港的流行小說。記得鄧老當日以開玩笑的口吻對我說，「不如將書店轉讓給你吧。但我欠下中國銀行巨款，你要負責清還。」(毛選)是債主入貨的。原來如此。

若將書店轉讓飲食店，肯定財源滾滾。中文書店主要傳播中國文化。我記得，書店地庫出售毛筆、新年揮春和民間剪紙等，吸引許多喜愛中國文化的英人來尋寶。他們對中國的烹飪藝術和中醫藥同樣感興趣，可惜，有關這方面的翻譯書，目前依然很少。

曼徹斯特唐人街也有一家中文書店。聽說，他們已從大陸大貨真價實作品，《豐乳肥腎》售價十五英鎊，相當於一百五十元人民幣。嚇！跳，書商「食水」何其深！連忙登上「噹噹圖書網」查價，《豐》原價四十八元人民幣，現在減至三十三元六角，運費(海運)是書價一半；但最低運費五十元人民幣，要一至三個月後才運抵英國。

換言之，直接在英國買中文書，貴過從大陸網購一至兩倍價錢。如果鄧老當年經營手法靈活，配合時代發展，又有銀行作「後盾」，生意應不難做。但是，若人懂得上網購書，鄧老閣依然要負責。《豐》不會賣斷市，無妨等上三個月。

提供人物、時間、地點三大要素。如果講不出是甚麼人「考證」出岳飛之母不識字，就可以初步推斷這是謠言。所謂隔行如隔山，宋代的歷史和社會文化背景，對於大部分香港人來說是相當陌生，不過一個新的「學說」應該有個源頭，是哪一位作家、哪一個廣播員比較早「散播謠言」呢？如有人物(誰講)、時間(何時講)、地點(何處講)，就容易判別是非。這「三要素」的實用價值，一如四則運算於數學。岳飛之母是否識字，非我所知。不過按正史記載，岳飛身上的刺字該是「盡忠報國」，也沒有說明字刺在哪裡以及出自誰人手筆。倒是宋高宗曾經賜岳飛一面繡有「精忠岳飛」的軍旗，這個可能就是致錯的根源。現時香港市面上大部分小學教科書都告訴學生，岳母在岳飛背上刺了「精忠報國」四字。如果我沒有記錯，大家都抄抄錢彩的《說岳全傳》。

如果了解古人行文的習慣，就知道「盡忠報國」由「盡忠」與「報國」組成，這算是同義並列。用現代語法分析，是動詞加名詞。「盡忠」程度較輕，「報國」程度較重。這個結構跟「斬草除根」、「崇洋媚外」近似。「斬草」與「崇洋」為動，「除根」與「媚外」為名。「精忠」對「報國」就不相配了，因為「精」是形容詞而「報」是動詞。

真理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，現時大部分香港學校都在岳飛身上刺了甚麼字一事教錯學生。潘國森勸人「不要散播謠言」，自是無可避免要得罪人了。

百家廊 天慶

涼港漁俗



涼港風光。網上圖片

雖然音色不能和專業歌星比，但卻是原生態的，粗獷、豪邁、渾厚、熱烈，感染力強。觀此景，聽此音，真乃人生一大享受。這些漁號子是風帆時代海洋民俗文化苑中的一朵奇葩，也是海洋漁文化的積澱和傳承，現已成為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筆寶貴財富。

到涼港，不品嚐一下它那四時的海鮮，猶如到揚州不品嚐富春包一樣會留下無盡的遺憾的。俗話說：「玩在香港，食在涼港」。這是許多遊客對涼港這個「蘇北小香港」豐富海鮮的讚譽。誠然，涼港海域海洋生物資源相當豐富，優勢海產品有泥螺、文蛤、青蛤、四角蛤、薄莢螺、日本鯧、巢沙蠶、螞蟻蟹、脊尾白蝦、三疣梭子蟹、雙螯耳烏賊等。近海魚類有黃鮑、刀鱗、鮫魚、鱘魚、銀鮪、海鰻、帶魚、梭支魚、小黃魚、棘頭梅童魚等150多種。尤其是春季的白蝦，夏季的藍蝦，秋季的紅蝦，冬季的黑蝦，更是熱銷的時鮮貨。特別的是四角蛤蜊，又名白文蛤，更是城鄉居民情有獨鍾的一道海鮮。在涼港乃至東部沿海一帶，在漁家兒子娶親的宴席上，其它佳餚可增可減，唯獨不能缺少蛤仔這道菜，說是有蛤仔，新人婚後才能得子。各門掌勺師傅也都做足了「蛤蜊」的美食文化。這不，我們在一家海鮮酒樓就品嚐到了「文蛤宴」，這各式文蛤菜餚工藝簡單，佐料更是單一，基本就是精鹽一樣，然而菜名叫做挺文化，如「百雀爭鳴」、「花園聚會」、「雪裡藏嬌」、「鐵板迪士科」等。我一生中品嚐的海鮮不在少

數，惟「文蛤宴」最是難忘。既是「天下第一鮮」，又巧妙地融和着美食文化，怎能不讓人陶醉其中呢？涼港有着太多的四時海鮮，一頓午餐只能是冰山一角——涼港還有許多美觀動人的歷史傳說，如：「海龍王3月呼風喚雨開港槽」、「美麗龍女灘灘沙洲種荷花」、「盛夏雷雨伴魚降」、「漁夫騎魚逛東洋」等，由於篇幅限制不能一一詳述。這些傳說記載了歷史的變遷，反映了漁民的美好嚮往和對新生活的希望，讓人充分感受到了濃濃的人文情懷。千年的滄桑之變，涼港現已成為國家原始生態濕地保護區，站在海堤公路上極目眺望，一邊是一望無際的大海，漁帆點點，海鷗飛翔；一邊是平曠萬頃的灘塗濕地，珍奇保護動物時常出沒，令人賞心悅目，心曠神怡。人們從這神秘的漁鎮可以領略到無限的風光。

涼港在江蘇省的地圖上僅僅是針尖大的一點，在東台市而言也是一個小鎮，然而它沿海156萬畝生態濕地保護完好，是太平洋西岸唯一一塊未被污染的土地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鶴類棲息地之一。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有丹頂鶴、白頭鶴、白鶴、黑鶴、中華秋沙鴨等，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有白枕鶴、灰鶴、黑嘴鴨、黑臉琵鷺、大天鵝、小天鵝、小青腳鵝、麝鹿等。2011年獲「中國最具魅力文化生態旅遊鎮」榮譽稱號。

前不久，我與本地作協的幾個會員，專門到涼港採風，以領略它那奇特的漁俗風情。來到這裡，我們首先被這裡的俗語所迷惑。南瓜，在我們蘇北一帶特別是東台，大多稱「飯瓜」或「番瓜」。而涼港人則稱「轉瓜」。問其緣由，原來「飯」(番)和「翻」同音，漁民們最忌的就是「翻」字，認為不吉利，就改成「轉」字，叫「轉瓜」了。這也形象化，因為南瓜大多是圓形的，可以像輪子一樣轉動。在海邊，我們看到一條漁船正在卸剛打撈上來的海魚，有的還是活的，魚嘴一張一合地在動，文友小吳脫口而出：「魚嘴在動」，一旁的漁民連忙糾正，說「魚在數錢」。我們一聽都會心地笑了，這分明是恭喜發財之類觀念形成的詞語。似這類避開不吉利字眼的詞語還有很多，如「七潮訊」，叫成「草灘潮訊」，因為這裡「七」和「吃」也是諧音，「吃潮訊」豈不成了失足下水？難怪，這裡將「吃飯了」叫「滿載了」，「勸吃」叫「再打外龍」，「吃不下」叫「馱不動」等等，都是圖個吉利。

排斧是這個漁鎮沿襲至今獨特的漁文化。因我們來得不是時候，造船廠造的木製漁船還沒有到這個工序，自然不會有排斧表演給你看。正有些遺憾，一木工師傅透信給我們，說不遠處有一漁民家門前停了一條木漁船，自己找了幾個木工在修理，可以前去與他們協商。我們一聽，很是興奮，連忙前往。船主姓朱，正領着5個木工用桐油、麻絲、石灰等混合均勻的填料，嵌於船身縫隙處，以防海水滲入蝕船。我一一遞上「紅中華」，很客氣地說說明來意。船主見我們大老遠地從城裡趕來，連連說「沒關係」，他們此時進行的也正是排斧，只不過沒有那麼正規。現在既然我們想看看真正的排斧，那就費點神力表演給我們看看吧。排斧是造船的最後一道工序，它分為鑄鑿、上底灰、挖麻腰、嵌麻絲、分麻板、拆嵌麻板、切碎、排斧八道。要求把所有的填料排得勻稱，密度、深淺都要一致。現場，這些既是漁民又會做木工的師傅們為我們表演了「磨房鑿子咕」、「磨房踏節」、「八哥洗澡」、「麻花開花園」、「老鼠嚼鍋蓋」等五種不同的排斧節奏，在領作師傅首斧的指揮下，所有木工齊聲應和，發出有板有眼，排山倒海般的「哇」聲，極富節奏感，堪稱一首漁民打擊樂。

現場我們還碰到了意外之喜，就是排斧的木工師傅中，有一位年近七旬的何師傅會吼「漁號子」，在我們的慫恿下，他喝了幾口開水，拉開嗓門，接連為我們吼了《起錨號子》、《拾魚號子》、《拔蓬號子》、《拉網號子》和《擄船號

量入而出

思旋 思旋

古語有云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。然而，時到現代社會，人到七十卻是另一個黃金時代的開始。當代醫學科技昌明，百歲老人並不罕見，五十五歲已屆退休之齡，退休後無所事事者多的是。男女女連群結社開展活動仍可過充實人生。不過，這退休生活或多或少在人力資源分配方面有所浪費，卻又加重了社會的負擔。香港近日有關長者津貼申請社會熱門話題，正所謂公說公理，婆說婆理。歸根結底，其實考慮的是一「錢」的問題。若然經濟發展不斷進步，政府財政收入及基礎穩固自然無問題。反之，歐美社會福利主義所致，財政入不敷支，債務不斷增加，只能以節省開支，加稅來解決。現時美國的所謂「財政危機」影響全球，正好讓其他國家及地區政府掌舵人反思。毗鄰澳門地區因開放賭權，而連帶旅遊娛樂事業發展，大增財政收入。接連三三「還富於民」一再派錢。然而，單元產業未必是好事，正所謂「各有其苦衷」。一水之隔的香港，連二千二百元長者生活津貼為了要資產審查而爭論不休，遲遲未拍板。素有「大香港」主義的港人，此時此刻，又不知有何感想？總的來說，香港要依基本法行事「量入而出」，是理財關鍵。否則政府如富二代亂花錢不顧後果，最終受害的是一代人。

參加兩代婚禮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日前參加了霍啟剛和郭晶晶的「世紀婚禮」，而且我是參加他們兩代婚禮的少數來賓之一。話說一九七八年，承霍英東老先生的邀請，當年還沒有灣仔會議中心這麼大的禮堂，記得當年的婚宴是筵開三層樓。有沒有焚香祝像廣播，記不得了。霍英東老先生和我，都可說是「老愛國」。在早年的大人、政協會談上，時有往還。他比我年長兩歲，算是同輩人。霍老先生當政協委員，後轉來人大，當上常委。再轉去政協，最後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全國政協副主席。

霍老初到港區人大小組(屬廣東代表團)，每有中央領導人前來聽會，霍老發言，因普通話不靈光，還要我這位組長為他作即場翻譯。霍老長期為國家作出貢獻，早年由於美國帶頭對中國禁運，他曾把祖國某些急需的物資視方法法輸入內地，因而見於港英當局，對他的生意刻意刁難。如沙沙咀「星光行」本為他的物業，但港英當局對該大廈作為寫字樓的用途諸多留難。最後他不得不把該大廈廉價賣掉。晚年的霍老，一心一意要發展南沙，這又是他老人家要為祖國建設作出貢獻的新藍圖。可惜也因為當地的官僚作風而一波三折。現在他的子孫正在努力建設南沙，完成他老人家生前的一個心願。霍老一生熱心體育。培僑中學北角新校建成時，雖然霍老捐獻不多，只為義賣書畫籌款時買了一幅畫。但我還是把新校的室內球場，命名為「英東體育館」。回頭再說說剛與晶晶當晚的婚宴，由於太過著重一播再播兩位新人的溫馨鏡頭，缺乏與賓客間的互動，令人感到沉悶。其實霍震霆和董建華的簡短講話，宴會節奏慢，拖得太長，許多重量級的賓客都先後離場，是美中不足。

相見？還是懷念？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上網，看到一個現代童話故事：一個年輕的廣州男孩，趁十一長假自助遊去了西班牙。在異國的日子裡，他連續三天在三個不同的城市邂逅了同一個女孩。他心動了，從未停止；勇氣，卻總是欠奉。帶著遺憾，男孩動了回去，但對女孩卻是念念不忘。寫到這里，小狸忽然想暫停一下這個問題，這故事如果發生在不同的時代，會有什麼不同的結局？穿越一：故事發生在幾百年前，男孩女孩一別再沒能相見，男孩發生在幾十年前，男孩回國後幾經糾結，穿越二：故事發生在一輩子的思念與自己心中的記憶直到老去，然後轉轉找到報館的朋友登了尋人啟事，女孩看到這份啟事的概率為「準確的時間」+「登啟事那天她恰好看報紙」+「準確的地點」報紙是全國發行或者正好是姑娘所在省的報，而且是她看的那一份」+「冰雪聰明」從短短數十字判定尋的是自己，「三項相加的結果小狸算不出，只知道基本上跟大海撈針差不多；穿越三：故事發生在今天，男孩回國後對女孩甚是思念，於是給西班牙國家旅遊局官方微博發了私信，把姑娘的各種信息一一提供，在二萬多名網友的轉發下，不到四十八小時，就把姑娘找到了。最新消息說，這位北京姑娘已經和這位廣州小夥子取得了聯繫，面對媒體，女孩說「今後的事一切隨緣」。



距離產生美。網上圖片

古代人糾結了一輩子的事情，現代人兩天就搞定了，不僅搞定了，而且飛快地進入了一個新階段。這是網絡時代的奇跡，亦是網絡時代的效率，但這種奇跡和效率，對現代人來說到底是幸還是不幸呢？還是剛才的那個場景，小狸再問一個問題，到底哪個時代的男孩更幸福呢？也許很多人都會脫口而出「當然是兩天找到姑娘的男孩最幸福」，但事實真的如此嗎？生活在非互聯網時代的男孩們，因為見不到心上人而愈加思念，又因為思念而使得心中的她愈發完美，隨著時間流逝，那種渴望與思念並存的幸福和煎熬，慢慢變成伴隨一生的雋永記憶與懷念。這期間的心理活動，情感層次變化細微而豐富，當有一天回國後，終於與明白每一次體味其實都是一種幸福。而有微博的男孩們，飛快地鍾情，飛快地得到，還沒來得及感受，就已經進入了一個循環，不是說結局一定不好了，但很有可能就此「沒意思」了。距離產生美，不滿才是美，在很多東西變得唾手可得的今天，讓夢想別那麼輕易地走進現實，也許是一種智慧。